

萬有文庫

第一卷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藏院

愛彌兒

(一)

盧梭著
魏繼基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兒 彌 愛

(一)

著 梭 盧

譯 基 肇 魏

著 名 界 世 譯 漢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魏編纂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愛彌兒第二冊

第三編 自十二歲至十五歲(智的教育時代)

人底生活，在青年期內，爲軟弱的時期；但在此時期底最初時，他底力量驟增，實趨於他底需要以上，從前極弱的生活力，分外地強起來。他一切底要求，雖不十分發達，但他底活動力則有餘裕。他雖似一個很弱的大人，却是一個極強的兒童。

他爲一個弱的大人，是什麼原因呢？因爲他底力和他底要求，二者不相平均的緣故。大人有許多底奢望，但自然所賦與我們底力量有限，不能滿足他底要求。所以減我們底要求，正和增我們底力量相同。我們能滿足要求而尚有餘力的，就是極強的人，在少年期第三段底兒童，於這個意味上而爲極強的人。以下我就把此一言啊。

十二三歲底兒童，他還沒有感到激烈恐怖的要求，所以不會過受天氣底惡影響，即冒寒暑，也沒有什麼危險。而且他身體底溫度增高，不必多著衣服；食慾增進，不必吃好的食品，不論什麼，他總覺得有味，可以充饑，要寢底時候，地上臥倒就會寢，他以為四邊底事物，對於自己，都是必要的；他不被纏於空想的要素，不被動於人底意見，不要求力所及不到的；他不但能夠滿足，而且有超於他要求以上底力量；這種事在人生，是沒有二次的。

我知諸君有反駁我的，以為兒童底要求，雖如我所說，但沒有這樣大的力量。但我是就愛彌兒言，而不是就從一室走到那一室，也堅於步行，猶如木偶底兒童；和在家內一舉針盒，就以為勞苦底兒童而言呢。諸君以為要有大人底力量，必待成爲大人而後始出來；活力先養於或種特別的機官而擴張於全身，於是筋肉堅固，敏捷，緊張，有彈力，而爲發出真力底源頭。但此是書籍上底哲學，而我所言之，乃爲經驗底哲學。到田舍去一看，大的兒童耕犁田地，採掘葡萄，翻弄酒樽，推輓車子等等，做父親底工作，倘不聽見他講出兒童底聲音來，完全要當他是一個大人。雖在都市，如鍛冶工，傢具工，鐵工等底徒弟，他碩健的體格，差不多和師父相做，只求手腕略加鍛鍊，他所做的，就和他底師父相

等。若說其間底差異，大人和兒童，只有慾望底不同。不但腕力相等，使腕力活動底心意力量亦相等。一個人底力量，超於他要求底時候，如我以前所言，雖非絕對的強時期，但比較的總為最強時期。這個時期，為人生最貴重的時期，只有一回；而且為時頗短，所以非善用他不可。

那末現在有餘底能力勢力，為他所不能再得的，要怎樣纔好呢？就是貯藏以待好的機會到來，以便為自己使用。強的兒童，貯藏他底力量，以為變成體力衰敗時的大人底準備；但這個不是貯於從別人處盜來底箱中；又不是貯於他人底倉中。若要想為自己最便當地使用，必須貯於自己底手腕和頭腦，即自己身中。所以這個時期，為勞働，勉學底時期。此非我底獨斷，乃為自然的方法。

人間底智力有限，不但不能盡知各種事物，就是他人僅僅所知道底一點，也不能盡知。差誤思想底反面，就是真理。真理底數頗多，而誤謬也有一樣的多。所以我們教於兒童底材料和時間，必須大加選擇，我們底智識，有誤謬的，有不必要的，也有成為高慢底種子的。對於我們必要的智識很少，能够得到的，就是賢人。欲使兒童成爲一個賢明的人，這點很少的智識，極有力量。我們沒有知道萬事底必要；只知道必要有益的就好了。

對於我們必要的智識，雖然這樣少，但在兒童，則於此必要的智識中，又須除去一部分——就是要用已發達的悟性的真理；大人和大人間相關係底知識；若沒有經驗，會使事物底判斷生出謬誤傾向來底知識。

我們底智識，比諸萬有無限的存在，那是很少，但對於兒童底心意，則大人底知識範圍，已屬廣大。使人間底知性，茫然而變為遲鈍底暴力，就是虛偽的學問。虛偽的學問，在可哀的少年旁邊，造成恐怖的深淵。諸君那使兒童臨於這個危險的斷崖上；而所謂自然底神聖的幕，張於兒童底眼前；實在是可懼的事情。所以兒童和諸君底頭中，必先有確乎不拔底樣子，否則必將暈眩而倒斃。有強引力底謬誤，和使人中毒底高慢的虛想，非注意不可。請常常記牢，一無智不是一定會生罪惡的；而產生危險的罪惡，只有誤謬底觀念而已。「我們迷惑方向的，不是不知，而由於我們底知和誤解。

以幾何學底進步，可以測量兒童智力底發達，但當兒童能夠辨別有益的和無益的，於理論的研究，頗有興味起來底時候，必須使他大加熟練，那極其緊要。例如諸君要使兒童求二直線底中比，必先使他想到作一個和原來底矩形相同的正方形；倘使要問兩個底中比，必先使他有興味於二

倍立方體底問題。如是我們區別善惡底道德的觀念，能够漸漸近來。從前我們僅僅知道必然底法則而已，現在則使他底注意，向於有益上面，不久就明白所謂那樣是正當的，那樣是善的。

同一底本能，刺激種種的機官。求自身發達底身體活動之後，求智識發達底心意活動，繼之而起。兒童起初只有不喜歡安靖而已，現在則有好奇心出來；此種好奇心，好好地指導，則成爲好的動力。我們必須時時區別由自然所來底傾向，和由經驗所來底傾向。人有想得名譽底智的熱望，但又有從好奇心而起底自然的熱望；要盡知各種事物那樣天賦底要求，縱然不能滿足，但必使他起一種求得底心思，此爲好奇心底第一原則；而好奇心跟着熱情和智力底進步而發達。設有一位科學家，攜他底器具和書籍，而遺放於荒島中，而且他自己知道只有在這個島上以送他底餘生，那末他必不肯再去研究太陽系，引力，或微分法等。他亦不肯再去翻開他底書；但他必定不息地巡視這個島，不論有怎麼大，他必到處探求。所以我們不可將生來所沒有興味底智識去授於人，本能底引導，必照他原來地去行。

地球卽人類底孤島；而刺激我們眼目底最大力爲太陽。我們看見周圍事物底瞬間，先觸於目

者，即此地球和太陽。所以野蠻人底哲學，雖不過講些地球底空想的區分，和太陽底神性，但亦不得謂爲無理。

諸位將說變化得真快。那是真的；方纔我們祇以觸於手和圍於周身的爲對手，現在忽然變爲要想測量地球，要想達於宇宙頂點底樣子，此種急激的變動，爲體力底發達，和心意底新傾向底結果。身體幼弱，力量不充分底時候，只有自衛底念頭，一到力量增加，則他所到的，不論何處，都欲擴張自己底勢力。但觀念底世界，對於此時候底兒童，還沒有知道，所以他底思想，只限於目所能及底範圍，他底理解力，隨悟性底活動而擴張。

使我們所知覺的，變爲觀念，但非一躍而即由感覺以移於智識。先以感覺，而後智識纔出來。心意所起底一切活動，就是感覺。世界以外無書籍，事實以外無教材，讀書底兒童，停止他底思想，只有口念而已；所以此種兒童，非受教育，只習得些言語而已。

生徒當教他去觀察自然底現象；觀察自然現象，立即喚起兒童底好奇心，但不可使他容易滿足此種好奇心。在他能够理解底範圍內而質問他，使他自爲解決。不要使兒童由教授而得知識，當

讓他由自己思想而得理解。兒童不教他以科學，而讓他自己去發見。倘使不依於理性底活動，而任意地教他，則兒童即無理性底作用，而變為他人意見底玩具。

諸君教地理於兒童，而用地球儀，天文圖，費許多的預備。爲什麼不廢止此種機械的事情，而起初就示以實物，使他祇少也可以理解諸位所講底事情呢？

當晴明的晚上，散步於適當的地方，遼闊的地平線，沒有一點雲影，夕陽漸沈底全景，在我們一陣之中。那時我們記牢夕陽沒處底物體。第二天早晨，當太陽未出前，仍到原處，去呼吸清新的空氣。我們看到如火的閃光，遙遙地輝映而向這邊射過來；於是明白太陽將上昇。如是深紅底光輝漸增；東方底天空，好像燃於紅炎中。我們徐徐待日底出來；一刻迫於一刻的，遂現出他底容姿。一團赫灼底光輝，如電波底發射，而忽然瀰漫於天地間；陰影底蓋帕，都被捲去。那邊我們底住所，反射日光，而燦然增輝。夜間草木得着清新的嫩綠；在晨光中如黃金底閃閃眩目，上覆露珠底光網，反射光明和色彩。小鳥鳴聲相和，嘻嘻地讚美生命底父。此時沒有一個是默然的；他們軟和的嚀歌，比諸日間還要快活，猶如天地從快樂的安眠醒來，而表一種歎息底樣子。所見所聞，悉深入於靈魂，而以新鮮的

印象訴於五官。此真所謂一刻千金，在這個三十分鐘內，不論何人，沒有不喜歡而拒絕的；視界如此偉大，如此壯嚴，如此優美，斷然沒有看見而不動心底人。

教師想以自己所經驗過底滿腔喜悅，告知於兒童。他以為自己所感動的，照舊說出來，兒童亦必感動。這個真多少笨啊！自然底壯觀，不是接觸而實際感到底人，不能明白。兒童雖能視察事物，但不能夠認識物與物相聯絡間底關係，又不能聽合奏底調和美；要想兒童感受複雜感覺的印象，必先使他有新的經驗和情緒。倘使他沒有迷惑過廣大的原野，沒有踏過沙漠亦熱底沙礫，沒有吃苦過亦日反射於岩石上底烈炎，他那裏會知道早晨新鮮空氣底可喜啊！呼吸於花底薰香，枝葉底美麗，露底潤澤間；闊步於柔軟的短草上；那裏能夠會使他底感覺歡悅啊！還沒有知道戀愛和快樂底人，不論那樣的小鳥底歌，那裏能夠誘起他會有忘却自己那樣的情緒啊！不能以大人那樣的想像，而描出喜悅來底兒童，那裏會感動於美麗的曙光啊！還不明白實在是什麼，那裏會驚歎於自然底美觀啊！

兒童不能對於他講不能理解底事情：如記述，能辨術，談話方法，詩歌等不可教授於兒童。現在

還不是養成感覺和趣味底時候。仍須以單純明白，非感情的事物使他去；而複雜的情緒的時候，不久將不招而自來。

愛彌兒以我底原則為精神而教育他，自己底事，使他自己去，又因慣於自己力所不能及底時候，不仰給他人底助力，所以一看到新的物件，一聲不響地留心觀察。他深於思慮而不大質問。所以只用與他相當底事物示他；看兒童底好奇心，漸漸高起來底時候，發出幾個簡單的問題，使他立即發明出答案來。

像以前所說，當你們和兒童看過日出底景色後，使他注意於同方面底山影叢林，暫時可作驚訝的顏色而靜默一息，於是對他說：「昨晚太陽從那邊下去，今朝從這邊出來，是什麼道理呢？」不要再說別的話；如果兒童來問，也不必回答；可以和他講別的事情。隨他便，他將自己去尋思。

誘引兒童，使他加以真的注意，於是由實際得着真底印象，在他發見之前，他必須費幾日底熱心。倘使這樣還不能十分明白，那末變換形式，而反覆再述以前底問題。兒童雖不知道日沒以至於復出時，他行於什麼地方，但他只少可以知道從日出以至於日沒底行程，這是他底眼睛教他的。所

以由類推法，而第一回底問題，以第二回底問題使他解決。天文學底初步，就當這樣教法。

我們由一個感覺的觀念，進於另一感覺的觀念，又能一事物而移於他事物，必須就同一物，而大加研究。而且我們對於生徒，不加一點強迫使他去注意，所以如右所述，由天文學底初步，以至明白太陽底變轉，地球底形狀為止，雖要用長久的時日；但天體底運動，皆基於同一底法則，且最初底原則，皆可應用於其他原則，所以要知道地球底自轉，和日蝕月蝕底理由，雖比明白晝夜之理，還要多證時日，但自然地能够明白。

我們於聖約翰底誕日（基督弟子，六月二十四日）看太陽起來，我們又將於基督降誕節（十二月二十五日）或其他冬令底晴天，看太陽起來；我們早起，和喜歡冒嚴寒，是諸君所已經知道的。我很留心的在從前相同的地方，為第二次底觀察；倘使巧妙地指導，兒童必將驚喊：『多少奇怪啊！太陽起來底地方，已經換過了；那處是從前底目標，太陽就從那邊起來的。那夏天底出處，和冬天是不同的。』此等實例，以世界講世界，以太陽講太陽，只此就能够明白地教授天體了。

普通若非不能示以實物底時候，必不可示以模型。模型容易使兒童底注意力散漫，而忘却實

物。

我想那種渾天儀底構造，實在是很拙劣，而他底配合，也是差誤的。他複雜的圖線，和許多假設的球體，猶如迷惑兒童心思底魔術箱。地球大小，圓圈太大，而數又過多。其中如四季圈，完全是無用的，圓圈都比地球大，貼紙底厚，給他一個真實底情形，而誤解實際上有此種東西。當諸君對他說，這種圈線是想像虛設的，兒童就完全不明白了。

我們不能置身於兒童底地位，不能於兒童底觀念中，授以我們自己底觀念，且以大人底推理法，教以事物，我們不過以謬誤和妄誕，裝滿兒童底腦袋而已。

教授科學底方法，須用分解的還是用總合的？人底議論很多，但沒有必就二者擇一底必要。有時可兩方使用，而試為同一的探求；有時兒童單為分解底思索時，而可誘以總合法。兩法同時應用，以互助而得明瞭的意味。從相反二點，同時出發，雖走同路而亦不願，於是有不期而會底愉快。例如為地理學底研究，用這兩個方法，從兒童底住所出發，而為各部分底研究，因而也可以知地球底圓形。又為天體底研究，猶如輸送到天體，再呼他回於地上，而使注意於地上底各部分，且指示他自己

底住家。

當兒童學地理底時候，應該先行認定的，有二個出發點，即自己底住處，及父所居底村里。次則使他知道兩處間底各村，次則知道附近底河流，最後則使爲太陽底研究和方位底研究。再使他連絡，而使兒童作此種地圖。所謂地圖，亦極簡單，起初僅由兩點成立；漸漸加入他所能夠約計底距離和位置。我們從前教他以目測量距離，現在他底效果出來了。

兒童關於此事，要變分教導，那是無疑的，但是很少。而此很少底教導，兒童且不覺得。倘使他差誤，則任他差誤，不要指摘他底誤點，緘默不響，等他自己覺悟去改正，或者使他有注意到此點底機會，倘使沒有做過弄錯底事情，就不能夠澈底明白他。而且地理教授底目的，不在使他知道各國精密的風土記，而在使他自己得着可以知道此種事情的路徑，不必運入許多地圖於他底腦中，祇使他明瞭實際底處所，和知道作地圖底要緊技術就好了。諸君知道諸位底生徒有智識，而我底生徒無智識。諸君底生徒知道地圖，而我底生徒能夠作地圖。這個就是他房內底新裝飾。

我所主張底教授法，不是要使兒童知道許多的事物；但缺乏正確和明瞭底觀念，決不使入於

兒童底心中。我不管愛彌兒不知道事物，但防他沒有差誤就好了。這樣一來，理性和判斷底發達雖遲緩，而誤謬底觀念，不會出來。誤謬底觀念，如一時攻進來，雖欲放逐而不可能。但諸君若以知識而為唯一底目的，則如漂於無底無岸大海中，祇遇着暗礁，而不知道回路。迷惑於知識底人，沈溺於他底美的夢幻，而由此處以至於彼處，遂不知道他底所止；猶如海濱拾貝底兒童，起初徘徊尋覓，未幾被誘惑於那邊的，於是棄他所已拾的，而到那邊從新拾起來，後來數日加多，遂忘却選擇，盡數投棄，而空手以歸。

幼兒時代底時日頗長；我們恐怕有教育上底失策，而願他快些大起來就好了，時日經過頗快，不做一點緊要的事情而就過去。到了現在，而情癡起來，情癡一起，諸君底生徒，不論什麼，都不入耳了。諸君以為此時是最緊要的教育時代，而要想使兒童成一學者底樣子，而盡力教育他，那是不對的。諸君須知道此時底職務，不在教兒童以種種學問，但在給他以學問底趣味和方法。就是授以善良的教育底根本的原則。

此時又當漸漸地養成他有用長時間底注意底習慣；但此種注意，不是為強迫底結果，而出於

他底興味和喜望；諸君必須極其注意，使他不致變為過於負重底樣子，和生畏底思想。所以看着他，不論何事，一有厭倦底樣子，必須立即停止；使他做逆於他自己意志底事情，決沒有何種好處。

兒童倘使發問，諸君底回答，不在使他滿足，而在引起他底好奇心；就中諸位倘使看出他底發問，不為真實底學習，而在困難諸君底時候，諸君立即就當閉口而不加問答；因為這是很明白的，他對於現在這件事，並沒有多少注意；只要諸君做他問題底奴役而已。注意兒童將要發語底動機，比較注意他所已講底言語還要緊。現在不加注意，雖然還不要緊，但一到理性發達；此事就變為極其重要了。

所有底真理，有一個連鎖，這個連鎖，可謂為一般科學共通底原則，理論整然地可以研究。但這個連鎖，為哲學者所取底方法；我們教在不要用着這樣為難的東西，而完全為另外一個方法。就是先從某一個，引出別一個，這樣順次下去底一個原則。如是則不論到何處，好奇心互相連續，而注意力不絕地受刺激，此種連鎖，人人都有，惟兒童則格外顯著。

愛彌兒和我，以長時間底經驗，知道摩擦琥珀，玻璃，封蠟，和其他種種物體，而能吸引葉屑。我們

又得某種機會，而發見引力更強底事物，就是不用摩擦而能吸引隔開底鐵屑鐵片等物。現在愛彌兒不知道他底緣故，只因爲有趣而常常試驗。後來於是發見鐵片鐵屑和磁石，以何種力量相呼應底事情。一天，我和愛彌兒行於市中，看見魔術師以一片麵包，吸引浮於水鉢面上底蠟鴨。愛彌兒極不知道這個爲魔術師底手法，惟有驚奇而已。我亦不對他說，所以他不知道這個原因，而頻嘆爲不可思議，我決不擅講他底理由，但等機會到來而已。

我們回家後，仍舊講這件事，一直等到我們要去模倣做這件事。我們取一條強磁力底針，以白臘包之，做成鴨底樣子，而以針尖爲鴨嘴。於是置鴨於水上，并執一鍵以近鴨底嘴；那末諸君已可明白我們底歡喜，當我們底鴨，跟着這個鍵底時候，和市中魔術師底鴨，跟着麵包一樣。但愛彌兒只注意着浮於平靜的水面底鴨，將向於那一方，而不能顧及另外底事情。

那天晚上，我們把準備好底麵包，藏於袋內，而再到市裏去。魔術師方纔做完他底魔術，小博士愛彌兒他已不能再忍，很響地說：『這種戲法，極容易啊！做一回看。』他立即從袋中取出有鐵片裹進在內底麵包；他心驚跳着走近桌子去，因興奮而戰慄的手，拿出麵包來。這樣一做，那隻鴨就過

來跟着他底手，一般兒童大喜，狂呼而跳躍。其餘看客，也都拍手，愛彌兒那茫然不知所措。魔術師暫時雖覺狼狽，但擁抱他，祝賀他，而且謂明日再請來做一回，當召集比今天還要多的觀客，來稱贊他底熟練。我底小哲人愛彌兒有得意底顏色，我和他亟亟回家，人人都發稱揚底言語。

愛彌兒以極深的渴望，屈指計算明朝底時間，時候漸漸到來，他馳入於會場，而人已圍集如堵。今天做出別種戲法；魔術師底手術，真是可驚。但愛彌兒對於此種都不入目，只有振動，流汗，幾幾乎不能呼吸；漸漸輪到自己底次序，愛彌兒出現於羣衆之前而受介紹；愛彌兒走進場去，面紅耳赤，而從袋中取出麵包片來。唯世態不定，昨天那樣馴服的家鴨，今天完全變爲野鴨了；昨天以嘴跟來的，今天則以尾而逃去了；昨天愛慕持麵包的手而來底家鴨，今天他似厭惡了。試了幾次，終歸無效；愛彌兒於是嗷嗷地說：『我受你底騙了，這個不是昨天底家鴨，請你自己試一回罷。』

魔術師沒有回答，取出麵包，那隻鴨立即就跟着他持麵包底手來。愛彌兒以同一麵包片去試驗，也不能巧妙地成功；那隻鴨反玩弄他而跳躍於水桶中，於是彼以結果不好，恐被笑話而退場。魔術師再取愛彌兒所拿來底麵包一試，仍舊很好。他又從愛彌兒底麵包中，取出鐵片以示於公衆，公

衆於是大笑。他又將所殘餘底麵包去試驗，鴨也能够被他吸引，他又於公衆之前，以切碎底麵包，同樣地做去，又以手套，指頭做給羣衆看。最後乃立於室底中間，以得意底聲調，廣告於公衆，「此後我手也不用了，而只以聲音，能够使鴨自由自在的行動。」果然他說向右就向右，說回來就回，都照他底命令行動。於是喝采大起，而愛彌兒底面前，都被人塞住，愛彌兒猶如老鼠一般，而脫出會場，被打敗底樣子，而閉於室中。巧妙地想做一回底企望歸於水泡，愛彌兒不能於衆人之前，示以讚美驚嘆底手術。

次日有來敲門的，開門一看，就是那位魔術師，他以謙遜的德度，苦訴昨天那樣底事情。是的，他底愁訴是應當的；一點沒有怨恨，我們做那種事情，墮落魔術師底信用，斷送他底生計，實在是不好的。爲得着吸引蠟鴨底小名譽，而掠奪一個正直人生活底蠶繩，實在是壞事呢，魔術師說：「先生！如果有別種生活底本領，我決不做這種事情，以求無根的名譽。但你們可以知道，專做這種可憐的商賣以過生活底人，比諸暫時去一試以取快樂的，自然要巧妙知道得多。起初我不把再好的方法做出來；因爲一個人，沒有這樣笨，要把他曉得的，立刻都誇示出來呢。最好的方法，發表出來，我當是

很小的；而且還有很多的法術，我可以使兒童會集籠來。雖然，我昨天使你們這樣爲難底祕術，很喜歡地來告訴你們；只求你們不要用這個爲我底妨害，而且將來須格外謹慎呢。

他於是把機械給我們看。昨天使我們大吃其驚的，不過一塊強的磁石，這塊磁石，由隱藏於桌下底兒童，拿着活動而已。魔術師講完之下，收起他底機械。我們感謝他并向他謝罪，且欲給他些錢。他辭謝對我們說：『否，先生，蒙恩已深，那裏還敢再受盛賜呢，我只受做戲法底代價，不受教他們底代價呢。』

此種實例，有意外底效驗。從此一例中，可以得到許多教訓。虛榮心底活動，適成爲許多的恥辱。青年的教師們啊，應當注意於此種第一個刺激啊。已經受過恥辱和不愉快底兒童，不會再去做法這種事情。但使他受此種恥辱，無非要造成磁石器以代子午線底一個準備。

已經知道磁石雖被遮於其他物體，而仍能活動，於是可以創造和以前所見底器械相似的物件。一條凹陷底桌子，嵌一個淺的鉢，而滿盛以水，比從前底鴨再做得好一點的而浮於上面。注意地看，當平靜的時候，鴨常向同一方面。再細心觀察；檢查他底方向，常自南而北。能够如此觀察，已經

足了。我們於是發見磁石，而物理學底研究遂開始。

地球上有一種種氣候，溫度各各不同，四季底狀態，愈向於極地愈加有變化，一切物事，都遇寒則收縮，逢熱則膨漲；此種變化，於液體——尤以酒精為特著。這個就可以造成驗溫器。風觸於顏面，於是知空氣是物體，是流動體；我們雖然看不見他，但是能够感覺的。浸玻璃杯於水中；其中底空氣，無逃走底路，所以水不能滿入於杯中；於是知道空氣也有抵抗力，徐徐把杯深入水中；水漸上昇，但終不能完全盛滿；於是知道空氣到一定的程度，不能再行收縮。充滿壓縮的空氣底球，比充滿普通空氣底球，格外有彈力；於是明白空氣有彈力。當入浴底時候，從水面上舉起手來，將感到一種重量；於是明白空氣也有重量的。使空氣和其他氣體平衡，他底重量可以計算，因此理又可以明白晴雨表，虹吸管，空氣銃，唧筒等物底構造。如此靜力學和靜水學底一般法則，由日常底經驗而發明。物理學上底實驗器械，備得很多，我實在不喜歡。科學的空氣漂着底地方，實在足以損害科學。一切物理學上底機械，足以使兒童畏懼，或散漫他底注意力。

一切器械，我們當自己去倣，且不必於實驗之先造作，但於實驗底時候，兒童想到那件事是實

在的，但於是漸漸製作相當的器械。器械雖不完全和不正確，但能證明那一件是什麼東西就足了。教以靜力學初步底時候，我不用稱，而代以椅背。置棒於背上，而成十字形，當稱底時候，測他兩端底長；加上相等或不相等底重量；於是應他底必要，而使兩方或遠或近，遂得着平均，而明白重量和槓杆兩端底長短成比例。如是我底小物理學家，雖未實驗過稱，而已能夠矯正稱底謬誤。

我們自己學習，不單只有明瞭正確事物底觀念，而且能夠發見事物底關係，從一事物而想出他事物，創作好的器械。但使他死記所教底東西，養成奴隸順從的習慣，那就一無所能了。猶如尊靠僕人著衣穿鞋，出必乘馬，底人，遂致手足乏力而無用。婆留 (Boileau) 常自誇以押韻法極困難地教生徒拉奧 (Lacino) 底事情。從事科學底研究，雖有種種巧妙的簡便法，唯簡便法與其使他一見就會明白，還不如利用閑空底時候，使他能用心地覺到方法為緊要。

我主張以用工多而遲鈍的種種方法去研究，使身體運動，十指自由地使用，且能擔當勞働和有益的工作。為實驗而造許多的器具，為給正確的感覺而用各種器械，都有輕視感官練習底弊害。一用量角器，就沒有概算角度大小底必要；用鏈測長，就沒有計算距離底目力；使用秤，就沒有從前

以手衡重底必要。所用底機械愈精巧，則我們底機官愈遲鈍。總之我們身畔集合的器械愈多，我們天賦底測量力遂愈少。

但以從前代替機械熟練出來底手腕，製造種種機械，則不但無失，而且所得很多。兒童倘使不要他專門靜坐以讀書本，而代以工場，他手腕底活動，可以助他心意底發育。此種兒童，雖為哲學者，而亦以為自己是職工。照以上底方法而施教育，還有別種的利益。

我已經說過，純粹理論的知識，不適合於兒童底理解；但雖不為組織的，而使他深入於物理學，但必須設法結合他許多的經驗。於是許多經驗，有條不紊地記憶着，到必要底時候，就能回想出來。遠隔底事物和理論，沒有連絡底地方，要他為長時間底記憶，那極困難。

若要探求自然底法則，當從最平凡明白的現象起頭。且養成生徒，對於此種現象，不當作理論底材料而視為事實底習慣。我取一塊小石，託言欲放諸空中；放手而石落於地。我看愛彌兒，很注意我做底事情，於是我對他說：「怎麼這塊小石會墮落呢？」

不論那個兒童，都答不出來，愛彌兒也很難回答。差不多說是：「因為重而墮落的。」那末「怎

麼叫做重呢？『所謂重而使物體墮落，』那末這塊小石因墮落而墮落麼？『這個對於我底小哲學者是一個難問題。此為組織的物理學底初步，其教授法底利害得失，姑且不論，而養成正當的判斷力，非此不可。』

兒童底智力進步，因而選擇一種工作，使他去做的要極其注意。兒童能夠知道自己底幸福，理解最大利益和最大損害底關係，則就知道遊戲和工作底異點，而以為遊戲是工作疲勞時底休息。於是所學，也只學有真利益的，而以為不是在取慰一時，而在不絕地用工。必然底法則，教兒童為防將來底大不幸大災難，眼前底事情，雖不愉快，也須去一做。先見底用處就在於此，而實際上慣於此種樣子底先見，既能得着一切底人知，也能逃避不幸的事情。

兒童在感着自己底要求之先，而能預知將起底要求，則他底智力大進，能夠明白時間底價值。時間底價值若明白，必須養成他去做有益的工作底習慣。所謂有益，不是對於大人有益，那是兒童自己有益，而兒童亦自覺得正當是有益的。至於什麼是道德上底關係，和社會底風習，還不必教他，因為教他，也不能明白。在大人以為某事是極好的，成長後必定是要做的；兒童自己却並不知道那

些是善事，實際上且無興味，強迫地教他，實在是不合理的。

兒童決不在外人強迫而使他相信；兒童自己不以爲善的東西，大人眼中，不論那樣看得善，他仍舊是不善的。諸君常想使兒童底知識進步，練習先見之明，這是大差的。諸君對於兒童教以全然不必要的事情，奪去人不斷地可用的——健全的悟性，常常受人底引導，必致變爲人所使用底機械木偶。你以爲在兒童底時候，容易訓練；他長成將變爲一個輕信易欺底人。諸君常常說：「我所說的，都爲你們着想，你們雖然不能懂得。你們做不做，和我自己一點沒有關係。我底盡力，完全爲你們打算呢。」講這一類好話，希望兒童成爲善者，實則陷兒童於妄想家，虛偽漢，庸醫，賤夫等種種惡人底網中，而使他變爲罪惡者底伴侶。

大人雖有兒童所不能理解底許多知識，但不是謂這種知識，不論什麼，兒童必定要知道的。雖然去教他們，他們仍舊不明白。教以和他年紀相當底有益事情，比始終利用時間而教以善事的，還要可貴。爲什麼催促兒童去學習他還沒有遇到底事情，而忽略他現在所必要的呢？諸君說：「將來所不能不曉得底事情，如不預先教他，則時候到來，他不知道應用呢。」這個我不能回答；但我以爲

兒童不必這樣急急地去教他，因為我們真底教師，是經驗，是實感，而人沒有經驗過底事情，無從考察他是否適於自己或不適於自己。兒童必知道自己將成爲一個大人；於是他將爲大人所有底一切思想，遇得到機會而自然覺着。所以不能理解的大人底觀念，絕對不可教於兒童。我著這本書，就以這一點，立爲教育上底原理。

兒童若有所謂「有益」這句話語底觀念，是教育上一種強的力量引導他。因爲兒童若有所謂和年紀相當的有益這句話底觀念，且能明白這個所謂「有益」和「真幸福」底關係，則有益這句話，使感極強的印覺。諸君底生徒，對於這句話，沒有什麼感想，這個因爲諸君教於兒童的，不和他年紀相當底緣故。且他人代兒童準備有益的事情，兒童自己無思考底機會，因而不知道他底實益究竟如何。

「做那些事有什麼好處？」這個疑問，爲此後教育上必不可缺底神聖的言語，就我們一生所有底事情，起於愛彌兒和我中間底確然的決斷，全由於此一言而定。又我如有兒童來質問，我必反問那件事底有益或無益。又爲防兒童發極其執拗的質問，而煩惱隣人底時候，也用這一種疑問。原

來兒童不可使他發執拗不相下底質問；此類質問，不但沒有何種利益，而且張虛勢於人上，而反招弊害。生徒倘使只學有益底事情，他底發問，必如蘇格臘底（Socratic）底善問；蘇格臘底從來沒有無理而不能自答底發問，因為他欲於未得回答之前而使人先知道他發問底理由。

諸君底生徒，雖然學習，若沒有明瞭的觀念，又不能自由自在地應用，則不論學什麼，都是無益而有害的。諸君對於所已授底事情，若不能充分地說明，就請一點不加說明，而不稍狐疑對他們說：『我不能充分回答；我弄差了，隨他罷。』若諸君底教授，果真是差誤的，那末將他棄去，一點沒有弊害；若是不然，則稍加注意，諸君對於生徒，就能使他覺着那事底利益。

我不喜歡拘泥穿鑿底說明。兒童決不會注意於此種說明，因之也不能知道事情。所以非實物教授不可。實物啊！實物啊！教授不論什麼，那請訴諸實物啊！滔滔不絕底空言教育，無非造成一種空想而好辯論底人間而已。

譬如我講太陽底路程或方向底時候，愛彌兒突然向我發問：『爲什麼去學那些事？』此時不論那種好的說明，我都能够，又對於他底所問，不論什麼事，也都能够教他。我可以講旅行底利益，商

業底便利，各種的氣候，特有的產物，異人種底風俗，曆底使用法，氣節底循環，農業上必要的計算法，航海術，不知居所而渡海不會差誤等事情；可與以政治學，博物學，天文學，倫理學，法律學等緊要的觀念。兒童雖抱一種大的要求，而欲明白這件事，我若以學者底神氣，而講種種事物給他聽，他連一個觀念都得不着。他再想發問，有何種必要去認識方位，但恐怕觸怒於我而不敢再問。於是以為強使他聽的，他都能够明白了。一般所謂好教育的，就是這樣。

但受過田舍風的教育底愛彌兒——我苦心地特為使他受田舍風底教育的——不和他講不明白的事情。不明白的事情，聽着第一句，他就跑走了。跑走之後，跳躍於房子內，隨你自己去演講。所以說明非平易不可。學問上煩雜的設備，對於兒童是無用底廢物。

我和愛彌兒曾觀察蒙瑪來西 (Montmorency) 北方森林底位置，那時愛彌兒發一種無禮的質問妨礙我，「那些事有什麼用處？」我說：「是的，此種事是閒空的時候所做的，如果以為不好，我們就可以不做，因為別種有益的事情多着呢。」那一天就不再為地理學底研究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在吃飯之前，我提議去散步；愛彌兒非常高興；兒童常常習於跑步，愛彌兒對於這

件事，也很擅長。二人入於森林，而通過牧場，迷惑路途，而不知道在什麼地方；我們雖想回來，而尋不到歸路，時候過去，氣候漸熱，而肚餓想吃，心裏焦急，漂泊於各處，而終找不出路來，所見的都是些樹林，草原，小路，尋不出地界標。熱度和疲倦益增，而餓益甚，愈走愈加不明瞭。後來我們少息，坐着想我們底地位。愛彌兒於是哭起來了；他已想不到我們圍於蒙瑪來西中，而爲叢林所遮蔽底事情；但此種叢林，對於他是一種森林，而他底小身體，被遮於此木蔭中。暫時靜默之後，我以憂慮底樣子對他說：

「愛彌兒，我們將如何走出去呢？」

愛彌兒以可憐底樣子，而汗淚迸出地回答說：

「我認真一點兒不明白。我已經疲倦，已經肚餓，而且口渴。我不能再走遠一步了。」

我說：「我不是和你一樣麼？但哭是不中用的，我們必須要找尋出路來呢。看你底錶，此刻是什麼時候了？」

愛彌兒：「正當十二點鐘了，我餓得很呢！」

我說：『不錯，已經十二點鐘了，我也覺得很餓呢！』

愛彌兒：『你自然一定很餓。』

我說：『那真是不幸，午餐找不着我們去吃。此刻方纔十二點鐘，昨天這個時候，我們正從

蒙瑪來西看這個森林底位置。只教能夠從這個森林，看得出蒙瑪來西底位置——』

愛彌兒：『但昨天我們能夠看見森林，今天在此地不能看出街市呢。』

我說：『是的，我們雖然看不見街市，祇求明白他底方位就好了。』

愛彌兒：『呵，我底好朋友！』

我說：『我們不是說過這個森林是在——』

愛彌兒：『在蒙瑪來西之北啊。』

我說：『那末蒙瑪來西必定位於——』

愛彌兒：『位於森林底南方。』

我說：『我們已早明白在日中尋出北方底方法啊。』

愛彌兒：「是的，從影底方向可以明白的。」

我說：「但是南方怎樣爲明白呢？」

愛彌兒：「我們怎樣去知道他呢？」

我說：「南就是北底反對方面啊。」

愛彌兒：「不差；我們祇看影底反對方向就可以了。那邊就是南方啊！那邊就是南方啊！街市必然在那一方啊！讓我們向那方走去啊！」

我說：「或者你這話不差的；讓我們循這條路通過樹林去罷。」

愛彌兒拍手而喜歡地說：「呀，我能够看見蒙馬來西呢！對面很明瞭地看見呢！走得快一點，去吃早飯和午飯啊！所謂天文學，自然有些用處的。」

譬如愛彌兒不是這樣說，但必定是這樣想；這樣一來，那一天底事情，愛彌兒終身不會忘却；倘使我在家中以此事教於愛彌兒，他到次日，必定就忘記了。所以我們當竭我們底能够，從行爲上去教他。祇有實行所不能够的，始用口去教呢。

原因結果底關係雖有而不明白，善惡底區別雖有，而沒有此種觀念，要求雖有而尚無經驗過底事情，則此等事對於我們是不存在的。我們對於做沒有觀念和經驗底事情，決不能感着興味。人到十五歲能知善人底幸福，三十歲能知樂園底光榮。雖然，我們對於此等事情如沒有明瞭的觀念，則亦不會有要想得此種事情底思想；縱令有此種觀念，若不去要求，又不想到他是有益的，則仍舊無效果。冷靜的理性，雖說為善去惡，而仍不能實行。能使我们去實行的，只有熱情而已；但沒有興味，則熱情亦不會起來。

不論什麼事，不能知覺的，不能使他注意。不明白人情底兒童，不能攀上大人底地位，猶如大人不能令他做兒童。着想兒童底未來，是可以的，但講給他聽底事情，必須為現在理解所能够及到而有益的。而且不可和其他兒童去比較；兒童底理性如活動起來，不可使他有敵手，雖如跑路，不可使他有競爭者。倘因為嫉妬，虛榮而去學習的，我寧願他一點兒不學。但我記牢他年年進步底標記，而和他次年底進步狀態相比較，我且說：『你長得很多了；那處是你從前跳過底溝，那塊是你所曳過底重物，此地是你投石過底距離，是你一口氣所跑過底路；現在怎麼樣，且試一試看。』

此種樣子，沒有人嫉妬，而使他活動。使他自已打勝他自己，因他當比他過去底自己來得強，以被自身，爲被自己底敵手，則極無弊害底發生。

我嫌惡書籍；從前罕美司（Hermes），將他所發明底科學原理，刻於柱上，以免爲水難所湮滅。倘使他將此刻，入於人人底腦髓中，倒或者可以口傳至現在。受過好教育底頭腦，爲無上底記念碑，深刻人類底知識，歷久而不磨滅。

許多書籍中所寫底許多材料，不能取他有關聯，而容易明白，有趣味，且和年紀相當地刺激兒童，而使他再爲統一麼？倘使人間自然底要求，在兒童，已明瞭地都被表現出來，且滿足此等要求底手段，依次進步，而沒有爲難，那末兒童最初底想像，活動於此種狀態底生氣活躍上面。

熱心的哲學者愛彌兒啊，我看你底想像力，現在奮興起來了。所以我們必須用幾冊書，現在有一冊，我以爲是頂好的自然教育論。這就是愛彌兒第一冊可讀底書；那此一冊爲愛彌兒底全書齋，而其中種種山川，風土，都齊備。卽此爲唯一底教科書，而關於自然科學底問答，爲此書底註釋。我們底進步中，這個爲我們判斷力底試金石，我們底趣味如不墮落，則愈讀愈有趣味。那末這本究竟是

什麼奇書呢？亞利士多得 (Aristotle) 麼？普利納 (Pliny) 麼？拔方 (Bulfinch) 麼？不是的；這本就是魯濱孫漂流記 (Robinson Crusoe) 呢。

魯濱孫在孤島之上，沒有友朋底扶助，和人工底器具，還能尋得食物，以保他底生命；這個對於不論何人，都有興味，而兒童讀之，尤覺有趣。先頭我所取為比喻而誇過底無人島，實現出來了。此島原非社會的生物底人間的境遇，也非愛彌兒底境遇。但處於各種境遇底判斷標準，實在於此中。超然脫去偏見，判斷事物真相底最好的手段，就是置身於離世者底地位，而思想自己底實益如何而為判斷，於是不論什麼事，都不能不做。

除出無益的地方，從魯濱孫在孤島附近，船遭破滅底時候起，漸漸繼續他島上底生活，一直到有船來扶助他底時候為止，對於現在這樣年紀底愛彌兒，給以非常的興味和教訓。我使愛彌兒底心，向於魯濱孫底生活，使他常常用心於他手造底家，山羊，草木底種植等。他將來不能不為獨居時底準備，和不可不知底事情，不從書本，而都就事實上使他學習。我使他想魯濱孫就是他自己；他自己猶如穿著獸皮，戴着高帽，佩着大的彎刀，以及種種奇怪的形式，和魯濱孫一樣，雖冒奇妙巨大的

風，而決不使他用陽傘，愛彌兒當這樣那樣苦於判斷底時候，他一定要說英雄的行爲，就沒有缺點麼？比這樣最好的事情，難道沒有麼？我使愛彌兒注意於魯濱孫底差處，而爲使他利用，雖立於相同的境遇，不致再陷於這種失策處。

有才能底人，善用此種兒童心，有非常的利益。兒童急於要造倉庫於他底心島上，比知道教師所教底事情，還要熱心。他只要知道有益的事情而已；如是諸位沒有趕先引導他底必要，而且要做一種遏抑底事情纔好呢。兒童喜歡地自己做事底時候，常常須養成他健全的精神；否則以自己一個人底力，雖想強健地做去，但遇到極難做底時候，他必致於失望落膽呢。

一人獨做底自然的工作，漸漸變更，而成爲要數人協力底工業。前者不論隱遁者，野蠻人，都得到，後者只能實行於必要上組織成底社會。只有生理的個人的要求底時候，則一人獨做底工作，已可滿足；再進步上去，則勞力底區別或配布，變爲必要，雖一個人勞働，只能爲一個人底扶持；但一百人底合力，却能爲二百人底扶助。又人類底一部好安慰，而以協力勞働者底手腕，補滿他們底空隙。

社會上底問題，兒童所不能明白的，不可使他去注意；但於知識底關係上，各人相互扶助而生存底事情，是不可不知道的，那末不示以道德方面底事情，而先使他底注意，向於工業和機械的技術上面，教以各人相互有利底事情。當你使他由此工場而入於彼工場，去看勞働底時候，讓他出手去撫弄各種工作，若不完全明白工場裏所做工作底理由，則不回來，或者祇少也須等到引起他底注意力之後纔離開。因這個目的，諸君也須勞働，就於一切事物，而做兒童底樣本。要想養成兒童做一位司父，必先使他在不論何處去做徒弟；由一時間勞働所得來的，勝於一日底說明。

諸君說：「愛彌兒爲住於世界而被造就，他不是與聖賢爲互，而實位於愚人中；所以愛彌兒必須知道人底愚笨，知道這個之後，始能够治理愚者。關於事物底真知識，果然是善的，但關於人間底知識，必須有是非曲直底判斷。人間社會最緊要的就是人間本身。而所謂最賢明的，就是最能便役他人底人。所以兒童不當教以事物底秩序，和生計底方法，而當教以爲賢者底樣子。這樣一來，他纔能判斷人底愚笨了。」

這個實在差誤之極。世界有這種高慢的父親，無所饒恕地使他底兒童做偏見底奴隸；他們以

愚衆看作玩具，而反成爲愚衆底玩具。要想知道人，必先能辨別許多的事理。人間底研究，居於一切研究底最後地位，而諸君則欲兒童最先去學習。以大人底意思教兒童，還不如先教他正確地判斷大人思想底價值啊。以愚鈍當作聰明，你以爲知道愚鈍麼？要做賢智，必先有辨別不賢智底力量。諸君底兒童，既不明白善惡底判斷，又不指摘人底謬誤，爲什麼說他已經知道大人呢？不知他人意思底是非曲直，而謂爲知道人底意思，那是差的。所以兒童最先非授以關於事物底知識不可。次則教以諸君平常所見底事物。如是兒童始能比較真理和意見，始能超逸於凡俗；因爲人一染着偏見，立刻就不能認明他是偏見，變爲愚人，就不能引導愚人了。不等到兒童能夠判定世間一般凡俗意見底時候，而即從於世間底凡俗意見去教他，那末諸君不論那樣防備，世間底凡俗意見，成爲兒童底意見，而決不能取消，這是一定須記牢的。總之「若欲年輕者，成爲一個有思想的人，必須極加注意而養成他底判斷力，而我們自己底判斷力，切不可注入於兒童。」

我到現在，沒有把大人底事情教過愛彌兒，這是諸位所看見的；他底知覺力頗健全明瞭，所以我雖講一種不明白的事情，他也是不聽的。愛彌兒和人底關係，還不一分明瞭，所以他沒有判斷人

底力量。他不知道他人，只知道自己而已。又他單是知道自己，也極爲難，但是他一到略爲能夠判斷自己底事情，只少能下正確的判斷。愛彌兒不管人家怎麼想，而只立於自己所想底地方。我到現在教育愛彌兒的，並不用社會的法則等去束縛他，而代以必然底法則。他仍舊是一個人，那末我們必須照這樣想着去教育他。

愛彌兒對於自然底物體，人間底工作，能夠判斷他底價值，這個由於知道他底實益，安全，生存，安樂等底關係。所以在愛彌兒底眼上看來，鐵底價值，高於黃金，玻璃高於金剛石；同一道理，所以他對於鞋匠石工，比倫潘爾(Lempereux) 萊字蘭(La Blanc)等大化學家，及歐洲一切寶石工，還要看重。他底眼睛，對於糖菓製造者，真是可貴的人物，理化學校底建築，實不及郎吡街 (Lombard Street) 底小食物店。金工，雕刻家，鍍金匠，刺繡工，對於他都是無用底廢物，只有鐘錶底製造，彼以爲頗關緊要。

美術所以完成原料，勞働變化原料而供人底使用，而美術比普通底勞働要格外底熟練而且重要，人雖這樣說，但我以爲此種事實在不成問題。我底意思，只有最通俗而必要的技術，對於一切

地方，都極緊要；又技術中少借他力扶助的，要比多助底效用來得大，因為這個隨意地不論何時可以使用。此等爲定技術工藝價值底標準，其他則都可隨意，又隨意見底如何而定。

一切技術中，第一可貴的是農業；其次則爲鍛冶，爲木工等。不浸於世俗偏見底兒童，他底思想大都如是。於這一點愛彌兒從魯濱孫漂流記上學得許多緊要的事情。愛彌兒以爲技術這樣東西，只把細小的物事再分開來，而無限地加多，始終混混然做討厭底事情而始完成。他將說：「這般人愚鈍底神氣，正如他們底無智。彼等恐怕訴於自己底手腕，不能造出物件，而做一樁技術，必須借一千技術底助力。若沒有都市，職工就沒有工作。我底朋友和我，不論什麼，以自己底手腕，實現自己的才能。我們於自己所必要的，以自己去製造。在巴黎誇耀才能底許多美術家，在我們底島上，一無價值；或者還要做我們底徒弟。」

讀者諸君，你們不要單看着我底生徒所實行底身體底練習，和手工底技巧，再請一觀察他底好奇心，究竟向於那一方面呢；一觀察他底感覺，他底發明底精神，和他底先見之明；併觀察他有那一種頭腦。愛彌兒凡對於所觀察過做過底一切事物，都要知道他是什麼事，爲什麼理由；由三而回

於二，遂逆溯到最初底一；不論什麼事，不得到明白底結果，決不把他看過；彼於沒有舊觀念的，不明白的事情，不想去知道他。倘使他看見發條，他就要想知道如何從礦中開掘出來；他看見箱板底櫃籠來，他就想知道木材底如何鋸法；當用某種器具工作底時候，他就要說：「如果沒有這樣器具，我們將用什麼呢？造此種器具，以怎樣為最好呢？」

對於教師有趣味底事情，而謂生徒也必喜歡，這句話是大差的；若自己以為有趣，乘着興味，而不顧生徒底疲倦，那是大不可的，務必要注意。兒童雖然不可不注意他自己所做底事情，但不可出於諸君底強迫。始終當觀察他，研究他；預察他底神氣，防他不願做，不單使他以為自己所做底事情是有益的，而且使他明白地知道自己所做底事情，有一個有益的目的，而喜歡去活動。

規定物底代價，交換物件，便利上必須定一個標準；於是造出所謂金錢來；金錢不過為比較各種物品價值底名稱而已；所以金錢為社會底約束；實則一切物件，都是金錢！從前用家畜；現在也還有用貝殼底人種；斯巴達用鐵；司韋盾（Sweden 普通譯瑞典）用皮革；至於我們現在則用金和銀。如此說來，金錢底使用，不論那一種呆的人，都能知道的。直接要去比較種種物品底價值，那是

爲難的事情，例如比較布帛和小麥等類；但是中間我們得到一個普通底標準，就是金錢。那末不論製造家和農夫，照這個標準，就容易能夠規定所欲交換底物品底價值。布幾尺值錢多少，小麥幾升，其所值如和此額相當，則商人讓他底布帛而換得小麥，那極公平。如是以金錢做媒介而各種不同類底商品，得着平均和比較。

這樣已經滿足，不必再行深入，又不必說明這種制度底道德的結果。不論何事，如欲指摘他底缺點，必先明瞭地舉出他底效果。倘使諸君要對於兒童說明什麼標號爲使人不注重實物底原因，什麼金錢爲社會意見紛歧底根源，什麼富於金錢底國家，必貧於其他物品，那是不但以兒童爲哲學者，而以爲他是一個已有智慧學問底人了；因爲諸君要使兒童覺悟底事情，是極少數底大哲學者，還不能明瞭地解說出來底大問題。

雖不使他做難於明白底事情，只以單純而容易理解底具體的關係，而兒童底好奇心，也能使他到處向於有趣的目的物。教師底手腕，不在盡力要他做無意義底事情，而在使他知道事物一切底關係，以爲他日成長時能夠注意社會底秩序，和判斷社會底善惡。教師必須有自己所給與底事

情，能够使兒童底心意，很喜歡地改向他來底祕訣。在別個兒童不足引起注意底問題，在愛彌兒或將費半年底苦心。

有一天，我和愛彌兒赴宴於某豪門；當我們到時，一切準備都已完全，有許多來賓，許多僕役，許多碟子；精美的菜蔬，擺滿了一桌子。看見這一種光景，頭已茫然如醉了。我於是看愛彌兒有那一種感想。宴飲底時候只管下去，而演出種種事情來，談話底聲音，包圍了食桌。我那向愛彌兒底耳邊對他說：「桌上所擺底食物，要經過多少手續呢？」僅此一語，已喚起他許多的觀念。茫然底心意，忽然變為明瞭。他於是想念，思考，計算，而焦慮。當一班哲學者，因醉酒而相互戲謔妄語如兒童底時候，愛彌兒則獨自一個人思考哲學問題。他如有所發問，我亦不去答他，以待他日。他似不堪忍耐底樣子而忘却飲食，很想和我講話，而立刻要離去坐位。此種實例，很能够使他起好奇心，而亦為很好的教材。此種精緻的食品，從世界各國取來，經過二千萬人底手，而漸成食品，到得交調，又經過許多手續，許多時間，吃下去可以養數千人底腹，惟不久而為臭惡的排斥物，這麼一想，愛彌兒底感動當如何呀！

愛彌兒一切由此等觀念而得底祕密的斷定，諸位必須注意。倘使忽略不注意，則他底心思，將被誘惑而轉於別的方面；當他看見自己底食品，要經過這許多勞力，將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尊大的一個人。雖有此種傾向，若能防止他，就能够打消他。他如不從物質上底快樂，還不能定物底價值，所以要判斷物底適合不適合，不能不借明白的關係。一比較為由運動而腹空，不論什麼，都喜歡吃底時候所備底單純粗末的食物，則那種用心烹調底精緻的食品，沒有真價值。不論富家底食物，或農人底食物，都為求胃底滿足，所以不論吃那一種，沒有什麼不同。

觀察一切在我們周圍底事物，如可利用，則竭力利用，但必計及相互底幸福。各種事物中，有對於我為不必要的，而在他人為必要的，有在他人為不必要的，而在我為必要的。如是我們知道由交換而得着利益；但我們必須知道彼此底需要，那一種是他人所要的，那一種是他人所供獻出來的。於此有十個人，具十種底要求，各各欲滿足他底要求，必須做十種不同底勞動；但人底才能不同，甲或拙於乙底工作，而乙或拙於甲底工作。人底才能既各不同，所以如去做同一的事業，則將得不好的結果。現在會集十個人，而造成一個社會，各做各人最適當底事務，為自己和其餘九人而工作。如是各

人都得到其餘九人底才能底便利猶如他自己具備底樣子；各爲不斷底練習，而磨練他底技量，十人都才能豐美，而備爲他人用。這個就是我們一切制度成立底明白的基礎，我不述其結果於此處；因爲我已敘於另外一本『人間不平等論』(Discours sur l'Inégalité)底書中。

這個原理，孤立而不和人周旋；自己底事，以爲自己去做就能够滿足的，他必陷於悲境，那爲極明白的事情。此等人，就是他自己底事情，也必不能支持；因爲世界各物，早已分配於各人，那個是你的，這個是我的，好像有這樣的規定，那末我們自己所沒有的，從什麼地方去求於生活上必要底事物呢？當我們離去自然狀態底時候，我們強迫他人亦爲同樣底脫離；沒有人能够絕對違反於人底意志而生活的。實際是不能夠生活的，但仍想到那邊去生活，那是要想脫去自然底狀態；因爲自己存在底義務，爲自然底第一法則。

當兒童向未成爲社會底一員，而真做勞動底時候，使他底心中漸漸形成社會關係底觀念，愛爾兒知道欲得自己所要底物事，他人亦必有所需要的，知道他人所有而爲自己所需要的，可以交換而得着。我容易使兒童感覺着此種交換底必要，又能引導他於以此種交換爲招來幸福底境遇。

「先生，在我有生活底必要。」某貧乏的諷刺文士，被某大官責備他底職業可恥底時候所回答的。「我不承認有那種底必要。」某大官冷酷地回答他。這個回答，在大官不能說是無理，但在別人則為亂暴誤謬的言語。人必定要生活；以嘗過此種生活底哀味的人底深重的言語，不論那一個，如回顧其身，不會有咎責這種言語底人。自然賦與人底一切事物中，最可嫌的就是死，所以人因為生活沒有別種方法底時候，一切事情，都是自然所允許的。崇道義底人輕生命，因為義務而拋棄生命的，不出於自然底單純的心。一個人，入於一團底社會，既不努力，也沒有道義心，但因被感化而變為善人，這是可喜的事情。倘使在世界上有不做惡事，一個人底生活就不能支持底國家，或其市民迫於必要而不得不為盜賊底國家，這是所謂禍國；若是這樣，則磔殺於十字架上的不是罪人；而為使人做罪人，要他陷於此種境遇底人，那為真正底罪人。

愛彌兒知道生活是怎麼一回事底時候，我就立即教以生活底道理。我不立地位，官爵，財產底區別；將來也是這樣，不論那種身分，一樣是人；富貴子弟底胃腑，決沒有大於窮人底理由；消化力也決沒有區別；主人底手腕，既然不比奴隸長，他底強力亦必相等；所謂偉人，並不比普通人來得長，而

自然底要求和滿足自然底方法，凡人都同。人底教育，所以施於人，而非所以施於人之外。施以某一身分相當底教育，則處於其他底身分時，變為無能底教育。人底運命不定，身分變化，專施適於好運底教育，乃是使兒童陷於不幸底事業。世間還有再比那種元來是富貴出身，現在已經零落而陷於悲境，但猶不能拋棄生來底偏見者那樣可笑底人麼？還有再比富人而變為貧窮，以貧窮為可賤，於是自己亦以為是一個極賤者那樣卑下底人間麼？前者除做盜賊以外無別法，後者惟有卑躬屈節，而美其詞曰：『我為生活底必要啊。』

諸君信以為現在底社會狀態，能夠照舊繼續而生活下去；但須知道這個社會實在必定有一個變動來。因而諸君底兒童上面，也必有一個變動，這個非先見而講預防底方法不可。請看現在已經大者變小，富者變貧，君主變平民。且所謂運命底打聲，諸君以為很少，而能夠逃出麼？我們漸漸近於危機，革命底時期，就在眼前了。那時諸君底運命，恐怕沒有人能夠回答？人所做底事情，人去破壞。自然除出難以抹銷底性質外，一切都推移，變化；而且自然不製造王侯，富家，貴人。受過華麗教育底貴人，到了零落將如何？專託金錢底庇蔭，而不知道其他生計的人，一遇窮神將如何？自身不論何種

有益的事情都不能做，而專靠家產而過奢侈底蠢才，一旦失去靠山將如何？在那時能够棄去那種地位，不論運命如何，而仍能保存他做人底體面的，就是幸福底人。世人有稱讚戰敗的帝王，因憤怒而生埋於被破壞底王宮下以死者；我實看不起這種東西；因為他只能靠王冠而生存，除了王冠，就變為一個無用底廢物了。如王冠雖失，而仍能生活，那才是王冠以上底人物；他從不論所謂懦夫，惡漢，狂人相等底地位起來，而達於非普通人所不能達到底地位。如是他始能戰勝於運命，而為自立底勇者。除指示自己以外無再可指示底時候，一個人底生活，不是無價值，而真是可貴的。如除出登王位，另外一事不適當的塔蓋因 (Tarquin)，或如為三國底世嗣，而以困窮被嘲於陋略的人，彷彿王宮，到處求助，而到處受辱，除尋求己力所不及底一事外，不論什麼都不會做底措爾斯，愛德華特 (Charles Edward) 王等人，我以為像可林敦 (Corinth) 學校教師底雪拉克司 (Synchuse) 王，或為羅馬底書記，以送寂寥的一生底邁蓋陀尼耶 (Macedonia) 王等，要好幾千倍。

不論為人或為國民，除出自自身底價值以外，沒有再供獻於社會的，我們所能供獻於社會的，只有自己而已，此外雖有價值，也不能作為供獻。富者先從他人處奪取財物，於是牢守而沒有須給

人，所以他對於社會底負債，非到他財產付完不消滅。諸君將說：「此種財產，我底父親，爲社會勞動而得來的。」正惟如此；他只付他自己底負債，而不把你付進在內呢。你比生而沒有財產的，有格外大的負債，因爲你生而已經沐了許多恩惠呢。一個人爲社會活動，連他人底債都付進在內，沒有此種理由；因人各負以他所有底能力，盡於社會底責任，只能付他自己底負債，雖稱爲父，對於社會而沒有讓渡此種無意義的權利底法則。爲自己勞力底報酬證據的財產，讓渡於兒童，是即以權利讓渡他們。自己無所貯蓄而遊食底東西，卽是強盜。無所事事而專靠重租以食底大地主，和劫奪旅客底錢財而生活底強盜，毫無差異。設能離開社會而爲孤獨底生活，則無所負於人，可以隨自己所欲而營生活；但在不能不費他人之物而生活底社會中，一個人自己勞動，而得自己底生活費用，又不能不報償於人；此則不論何人所逃不出的。無論貧富或強弱，凡懶惰者，都是竊賊。

所有支持人底生活底職業中，最近於自然狀態的，爲手做底勞動；不問境遇如何，最能獨立，不恃運命的，就是職工。職工只賴自己底手腕，而很自由，雖農夫和他去比，也在他底僕役位置；因爲農夫被支配於田地底好歹，收穫也沒有一定，而且敵人，王子，勢力家，訟事，都能奪去他底田地；所以農

夫必費盡種種手續而爲防備。職工若被人妨害，則收起他底器具，就可飄然遠去。惟農夫爲人間最緊要的工作，極誠實，極有益，爲人生事業中，第一可貴的行業。我不會對愛彌兒說，「學習農業，」但他早已熟悉這件事。他理會一切農業的勞動，他從小受農民底教育，到現在還是這樣。所以我對他說：「耕種先人底土地；但是你倘使失去這種遺產，或沒有遺產，那時你將如何呢？所以須學習職工啊。」

「我底兒子教他做職工！你怎麼想，先生？」上流底母親，往往這樣說。但我回答她，夫人，我底思想，實在勝於你們；你別的都不管，只要他做公爵，做侯爵，做王子；有時遂變爲一無所有底窮人，我要給他永不會失去而且常有名譽的一個地位；我要給兒童一個剛毅者的地位，要給他一個世上無比，勝於你們時常所說的地位。

文字所以殺人，使人活的是精神。學習職工底要處，不在爲知道職工，而在打破蔑視職工底偏見。諸君以爲不因生活而勉強去做可嫌的工作；這種思想，實在大差。即使爲名譽，光榮而勞動，但當要想超拔自己，必非先低身於職工底地位不可。要想一切幸運，一切物件，服從於我，則必須離開彼

等底輔助而特立獨行。欲行自己底意見，非先服從於人底意見不可。

我所提議的，不是講才能，而只爲職業，且爲真底職業。純粹的勞動，手底辛苦過於頭腦，不是引導他人於幸運，而爲使他自己能夠獨立。沒有食物缺乏底憂慮的富家，我看他做父親的，除施普通教育於他底兒輩外，再加種種遠慮，不論什麼事，都使他能夠得着生計，而爲種種知識底準備。此種善爲預備底父親，他自以爲做得很好，其實則毫無益處；因爲他們爲兒輩所備底財產，反使他底兒輩陷於不能獨立底運命。如是除非兒輩尋到適當發揮自己才能底機位，否則他等於一個沒有才能的人，除出餓死無別法。

但若不求生計於只能養頭腦而不能養身體底高尚的智識，而於必要底時候，如依賴手腕，依賴手藝，則一切困難都消去，一切手段都無用，而生活之道，常常完備。如是則所謂正直，名譽，就不爲生活底妨礙，你們對於偉人前，就無卑怯和作僞底必要，對於惡漢前，亦不必屈腰匍匐。一無人底助力，也能够自己過去。又不會被動於人底意見，不求於人，不諂諛於愚物，也不去侍候贈物。讓惡漢似的東西去司政，你仍居於下位爲一個誠實的人，而可自度生活。你走到最初習過工作底工場裏對

他說：「主人家，我沒有工作呢。」朋友，就在此地做罷。」於是在午餐之前，你就可以得到你食品底代價。一週間若汲汲地勞作，次週就可以不勞而食；於是做一個自由、健康、真實、勤勉、正義的人，而過生活。這樣做法，一個人底時間，不會失去，而得回復。

愛彌兒絕對的不能不學一種輕便的工作。「只少總要學得上等些。」這是諸位所說的。但諸位所謂上等的，究竟是指那一種？世間有用底工作，豈不都是高尚的麼？我不使愛彌兒做繡工、鍍金者、漆工，像洛克所謂小紳士底樣子。又不使他做音樂家、俳優、著作家。說起著作家，有人將對我說：「你自己不是個著作家麼？」是的，我也是一個著作家，是我自己所承認的。做一個著作家，是我底差誤，因此我非常苦惱，要人家也像我底誤入於苦惱，是不合理的。我執筆非為逃罪，因為想警戒讀者呢。

愛彌兒隨意選擇他自己可取底工作，我不去無理強迫他，一定要他去做那一種。但我所望於彼の，如其為詩人，寧可做鞋工；畫花於磁器，寧可敷沙於大路。諸君將說：「巡捕、偵探、絞刑吏，都是有益的人。」但此種所謂有益，因為政治不完全底緣故。所以只說他是有益，這句話底意義是不完全

的一種職業，必須要不會發生厭惡，而適合於人情。所以如我從前所說去選擇高尚的職業。但有所當注意的，就是沒有實利底職業，不能算為高尚的。

以此種精神，為愛彌兒選擇職業，但所謂選擇，非出於我們，而在他自己；因為他吸收一種格言，使他賤視無益的，而不費時於無意義的勞働；因而他知道沒有真利益的，就沒有價值，而做出像魯濱孫居留於孤島底生活。

以自然物，或人工物示於兒童，刺激他底好奇心，追尋他好奇心底趨向，可以知道兒童底趣味，傾向，性癖，倘使為一種已定的天才，那末可以看出他最初底火花。惟此事容易差誤，必須注意，因為往往以偶然底結果，當作天才底閃光，見模倣的精神，以為是此種技術底不可爭底傾向；此等差誤，為人和猿所常有，不論什麼事，現於眼前的，不明白他底所以然，而就會機械的模倣。在世間上，本來沒有底才能，而只從幼時使他做過，就成為能够做的樣子底職工和美術家很多。使他做的，或特別的事情，被誤於一種熱心底態度，此種熱心，不論何事，看見所做底時候，使他向這個方面進去。有聞大鼓底音而以大將自負底兒童；也有看見建築物，而自己就想去一個建築家底兒童。看見自信

以爲重要底工作，不論那個兒童，都被引入於其中。

惟事業底選擇，亦不可過於重視；我們所必要的只有手工，所以沒有何種多話底必要。愛彌兒擇定底事業，到現在修業期已經一半完成了。諸君知道他已經做些什麼？他對於一切準備，都已完備呢。他能够犁鋤和耕耨，他知道旋盤，鎚，鉋底用法；他慣於一切木匠工具底處理法；此外此種工具如何而可銳敏使用，其方法纔不亞於良工，此點愛彌兒對於不論那個，有優越底便利。他身體敏捷，而四肢自由地活動，所以不論何種態度，都容易做到，不論何種運動，都能繼續，而不勞苦。而且他有正確而經過鍛鍊底官能，理解各種器具底使用法；他去做工，像一個工頭，所不及者，只有熟練缺乏而已，熟練得於長時間底實行。選擇手工，若是爲我們底自由，則愛彌兒爲積熟練起見，當費多少時間於那一種手工？這是一個問題。

男人做男子性質底事情，青年做青年適合底事情，這是一定底道理。坐在家中底工作，使身體柔弱，是男子所不喜歡的，且亦不可以採用。

鍛治是有益的，而且極有益的，或者竟超過一切；但是除出有特別理由外，諸君底兒童，終不要

他去做鐵匠，鎖匠，或入於鐵廠。我不忍見諸位底兒童，像克羅司（Cyclops）神——在希臘神話中，額上有一隻眼的，——底樣子。勞働於工場中，也不要他做石工，更不望他做鞋匠，是等工作，雖皆必要，但使兒童去做，須擇他是清潔的；此非有階級底偏見，不過感情作用使然。我不喜歡那種癡鈍底工作，工人只為機械的，始終做同一底動作，而無用才能底餘地。機織，編襪細工，石工等有智性底人，在此種工作上，有什麼好處？此不過代器械做器械而已。

想起一切事物來，為愛彌兒擇一種職業，如果他對於細木工有趣味，那是我所願望的。細木工清潔有用；可以在家庭內實行；身體上得充分底練習；盡量地熟練，技量增高，能够造出適於實用而伴有趣味底器具。雖然生徒底才能，顯着地向於理論的學問方面，也可以使他做適於他底傾向底工作，例如習作數學上底器具，雙眼鏡，望遠鏡等。

愛彌兒做手工底時候，我也同他去做。兩人一道兒做去，愛彌兒有很顯著底進步。於是我們為小厮徒弟，而沒有紳士底樣子，且為純然底徒弟，而不雜以嬉遊。大彼得（Peter the Great）曾入工場做木工，在自己兵隊中打大鼓；諸君也想皇子底門地實力，非諸君可比麼？但此可以不問，只求如

大彼得底勞働就好了。

可惜我們不能始終在工場過一生。我們不單爲職工底徒弟，而且爲做人底徒弟。學做人底徒弟，這種修業最困難，而且非長日月不可。那末我們將如何是好呢？將如舞蹈教師底樣子，一日一時間，雇細木工師來教我們麼否？不是雇進工匠來教，那是我們出去學爲徒弟呢。我們底希望，自然不是要想上於細木工底地位，而只在練習細木工而已。所以我想一週間一二回到工匠底宅內而終日去勞作；工匠起來時，我們也必起來，工匠未到工作場之前，我們先就工作和工匠共食，照工匠底命令操作，和彼底家族很歡樂地吃過晚餐後，於是回家而就寢於堅硬的臥床。照這個樣子，愛彌兒勤於那種事業，理會種種工作，而能做出各樣手工品。

我始終使愛彌兒底身體勞働，勤於細工，使他沒有反省冥想底意趣，而隨便判斷別人，冷却熱情。愛彌兒無野蠻人那樣底怠惰，他底操作如農夫，他底思考如哲學者。教育底祕密，在使兩者相互扶助，以練習他底心身。

從此再反於本論，現在愛彌兒將脫去如上所說底境地，而生活於正確的個人底性底上面，所

以彼格外感着和事物必然底關係。起初愛彌兒練習身體和感覺，次則練習心意和判斷，最後則結合四肢底勞動和能力。我們使他為活動家，又為思索家。此外要養成他為完全底人物，必使他為有愛有情底人，以感情去補助用理性力而不足底地方。但未入於這個新問題之前，回頭我們底出發點，而明確我們所能及到底地位。

從前愛彌兒只有感覺，現在他有觀念了；從前只有知覺，現在他有判斷了。種種繼續底知覺，和同時所起知覺底比較，由此等知覺所來底判斷，有所謂混合知覺或複式知覺，此那我之所謂觀念。由被形成底觀念如何，在人心就是所謂特質。形成真底觀念底心意，為強固的心意，在皮相而就滿足底心意，所謂淺弱的心意。觀察自然原有底關係底心意，那是正確的心意；測度此等價值不完全底心意，那是淺薄的心意；發明空想底關係者為狂氣；一點不能用比較底心意，為柔懦無能的心意。由比較觀念，發見此等關係底傾向大小，而定其人底知識底大小。

單純的觀念，不過是比較底感覺，單純的感覺，伴有和複雜的感覺——那單純的觀念——相等底判斷作用。在感覺，判斷作用，完全是被動的；不過單知道觸於感覺而已。在概念或觀念，判斷是

自動的；把知覺所未判斷過底事物關係總合比較，而為判斷。簡單說來不過如是；他底差異實在很大。自然決不欺騙我們；欺騙我們的，常為我們自己。

我看見給冰吉令 (Ice cream) 於八歲底兒童；他沒有明白這個是什麼東西，就撮一匙送到口裏去。因冷吃了一驚，於是喊起來了，「呵，灼傷了！」他實經驗過強的感覺，但他還沒有知道比火熱還強底東西，所以一觸於口，而就以為是火。不過這是差的；他因冷而吃驚，吃驚那是冷傷而非火傷。雖同感吃驚，而事情不同。有經驗底人，決不致有混合之誤。如是欺人的非感覺，而為由感覺所來底判斷。

如是我們一切底誤謬，都起於判斷；這是很明白的，如我們毫無判斷底必要，我們也沒有知道底必要；既然沒有知道底必要，自然也沒有自欺底事情，因而在無智底狀態，反比有智為幸福。學者比無學者多知許多的真理；雖然這樣說，但學者會較近於真理麼？愈知真理底人，離真理愈遠，因為要判斷底虛榮心，比實際底知識趕先活動，曉得一個真理，伴着一百個差誤的判斷。這是人人所曉得的，歐洲底學者社會，為虛偽底公然的養成所，而於各種專門學校為尤甚，他們底誤謬，要比美洲

全體上入底誤謬還多。

我們愈曉得，愈被差誤；所以無智爲防差誤底唯一方法。如沒有判斷，則將永沒有差誤。此爲和理性相等的自然底教示。我們如沒有和我們直接有關係，或不是有很明白的關係底極少數事物，則冷淡而不顧，那爲自然底活動。野蠻人一見精巧的機械，或電氣等不可思議的活動，將不敢回頭再看。「那種東西是怎樣的？」這是無智的人底常言；但實爲智者最妥適的一言言語。

可惜這句話，我們不久就不講了。我們依賴於一切事物，所以一切事物對於我們，都極緊要。我們底好奇心，和我們底需要一同增加，好奇心底最大的爲哲學者，沒有的，就是野蠻人。野蠻人不要那一個底扶助；哲學者則需世上一切人類，而嘆賞家爲尤要。

你說我離於自然。我想不是的；自然選擇他底手段，不由於意見，而由於必然。人底需要，依他底境遇而異。生活於自然狀態底自然人，和生活於社會狀態底自然人，其間有很大的差異。愛彌兒不是馳驅於沙漠底野蠻人，那爲住於都會底野蠻人。他必定知道如何可以生活於都會，并由都會底住民以得便益底方法。雖不如別人那樣底生活，而必理解和人生活底事情。

愛彌兒由經驗知道我底不明瞭的問題中，亦常有一種目的；所以他不為隨便底回答。他於回答之前，很小心謹慎地想過檢查過。他以為不滿足於自己的，決不回答，而且他很難得着滿足。要之愛彌兒和我，不誇為曉得真理，但只免於差誤。我們曉得一點不妥當的理由，還是完全不曉得為妙。「我不知道。」這一句話，愛彌兒和我，差不多是不難口的，而且常常這樣說，他決不以為羞恥。但愛彌兒如無何種思索，或為避免回答，就順口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我必定說：「我們當去檢查一下子啊。」

愛彌兒不會做過昆蟲底解剖，也不會數過太陽底斑點；他不知道顯微鏡望遠鏡是怎麼一回事。諸君底聰明學生，必定要笑愛彌兒底無智，無智果然無智，但我想愛彌兒在用此種器具以前，使他發明此等機械，諸君定以為此種不是何等容易底東西。

我以前說來教育法全體底精神，就在於此。倘使兒童旋一個小球於兩個手指底交叉間，他如感得以為有兩個，那末不等到他明白祇有一個底時候，不給他看。

這個說明，能够明白地表示生徒心意底發達，和發達底路徑。但諸君或以為我使愛彌兒所做底事太多，而未免吃驚。諸君以為我將知識底重力去壓愛彌兒底頭腦麼？不是這樣的，我教他不知

道事物，甚於教他知道事物。我開求學底路徑於兒童，此條路到真理雖極容易，但無限地很長的尋進去，極其緩慢。我只引愛彌兒到這條路底入口，決不再和他一道進去。

愛彌兒以非自己學習不可，所以只靠於自己底理性，而不依賴別人，要建立自己底思想，自不能借他人底思想。我們許多底謬誤，多由於人，而出於自己的很少。以此種不斷底練習，使心意發達，猶如勞動而能使身體強健一樣。還有一種利益，就是我們只須順應於力量而進步，心意和體格相同，超於他底力以上，則不能負擔。欲記憶事物，必先非理解不可，能够理解，悟性始能從記憶中引出事物來。濫用記憶，則腦中有一無存留底危險。

愛彌兒底知識很少，但他所知的很確實；他決不是生吞活剝的。他徹底知道少數底事物；極緊要的事情，現在還未知道的，他日能够理會。許多人所知道而他不知道的很多，又不論那個所不能知道的亦無限。愛彌兒底心無限，而知識則不能謂為無限，但有能得無限的知識底能力，就是他已開底心，聰明精巧，有預備容受一切事物底知識，如蒙頓（Montaigne）所說：『向未學習的，能容受學習，』愛彌兒對於自己所實行的一切事物，如果能够知道『是什麼原因，』自己所相信的，知

道他「何以故」那我就滿足了。今重述一回，我底目的，不在給精確的知識於愛彌兒，而在教以順應於必要的，用何種樣式可以得到，使他預測有何種價值，使他喜歡真理過於一切事物。照這個方法，漸次進行，決不至於無益而退步。

愛彌兒底知識，限於自然和純粹的物理。他對於歷史，連人名都不知道，形而上學，倫理學等愈加不必講。他深知人和物底關係，但人和人底道德關係，則毫無所知。他不能為觀念底總括，或事物底抽象。他雖知道物有普通底性質，但不能對於此種性質，為推理作用。他得幾何圖底扶助，而知道抽象的空間，代數學符號底扶助，而知道抽象的分量。此種圖和符號，使為抽象的活動，在此種抽象的活動，具有感覺的活動。他不是要知道事物底本身，不過知道有興味給他底東西而已。他祇能判斷和自己沒有關係的，是他所不必要的，而這個判斷，頗正當確實。其中無空想，亦無偏見。他所最貴重的，為對於他自己有益的，且判斷他底價值，不雜一點他人底意見。

愛彌兒勤勉，節制，忍耐，強固，而元氣充溢。他底想像，還未燃着，所以沒有危險底誇大思想；他不知道極度底不幸和困難，不論什麼事，都知道用忍受，因為他不曉得去反抗運命。愛彌兒雖不明白

死底意義，但不反抗必然底法則，而慣於服從，所以他若必死底時候到來，不呻吟，亦不力爭；這個在萬事不得已底時候，自然使他如是。生活於自由中，不依靠各種人事，那是教他如何可死底最良方法。

簡單一句話，愛彌兒有關於自己一切底美德。彼具備社會的道德，惟不知社會的關係，這個雖爲他底缺點，但他底心，常常教他去得這一種智識。

他除出自己外，不去想別個人，又以爲他人也必如此。他無強制人家底事情，亦不受人底強制。他獨立於人間社會中，特立獨行，而其所想，只有自己而已。他思想自己，有優於別人底權利，因他有和年齡相當底發達。他沒有差誤，即有亦必爲人間所難避的，他沒有缺點，即有亦必爲人力所無可如何的。他底身體強健，他底四肢敏捷，他底心甚正確而沒有偏見，他底精神自由而沒有偏情。很容易起來底高慢思想，他還沒有發見。他不攪亂人底和平，而繼續自然所給與底滿足，幸福，自由底生活。諸位試想一想十五歲底兒童，照這個情形，他過去底年月，還有得浪費麼？